



紀念版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校讎學

向宗魯 著



創刊 13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学 雠 校

向宗鲁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雠学/向宗鲁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133-7

I.①校… II.①向… III.①校勘学 IV.①G2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018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 1944 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校 雠 学

向宗鲁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133-7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68.00 元



向宗魯

(1895—1941)

周易疏校後記

向承周

羣經注疏自阮本行而舊本都晦流俗相傳師弟相
詔皆謂其源出宋刊旁有圈識附列校記備載異同
以為極便學者不知阮刻實非善本其周易疏為尤
繆蓋自有經疏以來習亂之本無過於此者阮本初
出時錢訢言石喜得其書至形諸夢寐而惜校讎未精
見曝書齋其臺之弟子洪頤煊及其子阮福亦有異論
雜記頤煊之言曰

作者手迹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赞 辞

同门华阳屈君爱艮校录先师此稿既竟，以邮传授器，因受而赞之曰：此先师在川大讲业之作也。民国二十六年秋，先师主讲川大，手创此稿以授同门，盖自七班以至十一班，前后受业者无虑百住，莫不彬彬然洞通今故之邮，读一书即晓传其书也。师之言曰：“昔人校讎之名，本以是正文字为主。而郑樵、章学诚之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特为甲乙簿录语其宗极，而冒尸校讎之名，翩其反矣。彼徒见向、歆之业，著于《录》、《略》，而不知簿录之始，必于校讎之终。事或相资，而名不可贸。辨章学术者，校讎之余事；是正文字者，校讎之本务也。”故乃独抒甘苦，历论古今，箸为此书。义据宏深，文章尔雅，求之古人，当在《文心》、《史通》之间，盖千余年来无此作矣！录先师手定目录，为十有二，一曰正名，释校讎之名义；二曰原始，述斯学之起原，及二刘之梗概；三曰宗郑，刺取康成《礼注》、《诗笺》之涉及校讎者，以为校讎规例；四曰评杜，取杜氏《春秋集解》之涉及校讎者，论其得失；五曰明颜，黄门家训，多涉校讎，今表出之，而以颜籀《汉书注》、《匡谬正俗》之涉及校讎者附焉；六曰申陆，取《经典释文》之论众本得失者，为广申其义；七曰议孔，取《五经正义》之涉及

校讎者，议其得失，贾公彦诸人之说附焉；八曰择本上，论石经；九曰择本中，论古钞本；十曰择本下，论刻本；十一曰取材，论类书古注所引须慎择，以药近人窜易古书之失；十二曰杂述，古人及清人之从事校讎者，前目所不能该，于此杂陈之。此其大较也。今缙帛遗稿，其所未成者，有评杜、议孔、择本下、取材、杂述五篇，即择本中一篇，亦未卒业焉。虽校讎之矩矱，此已成数篇，可以尽之，而江藩补惠氏之《易》，陈奂补胡氏之《诗》，亦文苑之美谈，名山之盛业也。吾党有好事者乎？步趋可踵，羽翼自成，不倍不叛，请事斯语矣！民国三十二年孔子生日弟子江津王利器于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附 记

先师宗鲁先生《校讎学》尝自定其目为十二篇：一曰正名，释校讎之名义；二曰原始，述斯学之起原，及二刘之梗概；三曰宗郑，刺取康成《礼注》、《诗笺》之涉及校讎者，以为校讎规例；四曰评杜，取杜氏《春秋集解》之涉及校讎者，论其得失；五曰明颜，黄门家训，多涉校讎，今表出之，而以颜籀《汉书注》、《匡谬正俗》之涉及校讎者附焉；六曰申陆，取《经典释文》之论众本得失者，为广申其义；七曰议孔，取《五经正义》之涉及校讎者，议其得失，贾公彦诸人之说附焉；八曰择本上，论石经；九曰择本中，论古钞本；十曰择本下，论刻本；十一曰取材，论类书古注所引须慎择，以药近人窜易古书之失；十二曰杂述，古人及清人之从事校讎者，前目所不能该，于此杂陈之。（以上先生自定目次原文，书于一小纸上，得之遗篋中者。）先生既没，诸同门属爱艮任校写之役，检其遗稿，得正名、原始、宗郑、明颜、申陆、择本上、择本中七篇，而择本中篇其不成者犹三之一。（此篇首述钞书故实，中论倭人钞本，其末未成者当涉及晚近所得敦煌写本也。）自余评杜、议孔、择本下、取材、杂述五篇，咸有录无书。又先生此箸，本用为诸生讲说，课有常限，故每得数纸，即付手民。印本既成，原稿

遂见委弃。遗篋中搜其手迹，百不得一，于是集诸同门所得印本，发其征引诸书以相校，手自录写，讫今年首夏，乃克卒業。盖去先生之没将六百日矣。先生断郑、章之末流，绍向、歆之绝业，说言弘说，咸具于斯。所举诸例，郑重周详，罗列群言，折衷至当。实校讎之矩矱，非苟为琐碎而已。盖先生于诸经注疏往往成诵，然欲为《议孔》一篇，犹称当详校唐人正义。临没之前，岁成《周易注疏详校》若干卷，又校《左传疏》，乃绝笔于昭公四年，美志不遂，良可哀悼。绍兹大业者，非后生之责乎？既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爰记其所接闻诸先生者于目录之后。癸未孟秋，弟子华阳屈爰艮。

目 录

正名第一	1
原始第二	20
宗郑第三	32
评杜第四(阙)	39
明颜第五	40
申陆第六	47
议孔第七(阙)	58
择本上第八	59
择本中第九	85
择本下第十(阙)	107
取材第十一(阙)	107
杂述第十二(阙)	107
附录一 《周易疏》校后记	108
附录二 《月令》章句疏证叙录	127
向宗鲁先生学术年表	罗国威 169
向宗鲁与《校雠学》	罗国威 172

正名第一

昔刘向司籍，校理秘文，谓勘其上下为校，持本相对为讎。《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云：“案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是则昔人校讎之名，本以是正文字为主。而郑樵、章学诚之流《通志·校讎略》及《校讎通义》之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特为甲乙簿录语其宗极，而冒尸校讎之名，翩其反矣。李绅耆《顾千里墓志》云：“郑渔仲辑《艺文略》，始附以校讎之名，然其所言校讎之事，惟编纂类例，搜求亡书，不啻灌灌，则尚是目录家也，不与校讎事。”彼徒见向、歆之业，著于《录》、《略》，而不知簿录之始，必于校讎之终。事或相资，而名不可贸。辨章学术者，校讎之余事；是正文字者，校讎之本务也。吾国先汉旧籍，多由都水手定。应仲瑗称刘向为成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书竹上素，杀青缮写。《初学记》二十八引《风俗通》云：“杀青书可缮写。谨案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今东观书，竹素也。惟其是正文字，精谛不苟，故绵历岁时，未竟所业。颖叔继作，《七略》乃奏。若以郑、章之肤言，穷校讎之

能事，则类聚群分，撮其指意，期年可必，何以为累世之业乎？昧者或以辨章学术为难，是正文字为易。不思洛诵讹编，率由误简。寻文考义，理难遍通；空语辨章，何由质定？此韩子所由讥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也。《外储说左上》。若乃亥豕易淆，《吕氏春秋·察传》篇：“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又见《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午牛莫辨，唐给事中杨珍奏状错以崔午为崔牛，断笞四十，征铜四斤。事见张鷟《龙筋凤髓判》。案《韩策》有大成午，《汉书·人表》同，《韩子·内储说下》作“大成牛”，亦二字易讹之例。纣红许绿，音辗转而多歧；《读书杂志》四之六：“《通雅》曰：《汉书·地理志》汝南郡鲟阳，孟康曰：鲟音纣红反。襄四年《左传》注：繁阳楚地，在汝南鲟阳县。鲟，音纣。每讶其奇。《后汉书·阴兴传》汝南之鲟阳，注：鲟，音纣。《广韵》鲟字下云：又直豕、直柳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纣红，而讹失其下‘红反’二字也。钱氏晓征《汉书考异》曰：《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敬侯刘到曾孙鲟阳公乘咸。师古曰：鲟，音纣。按鲟从鱼同声，不得有纣音。《地理志》鲟阳，孟康曰：鲟，音纣红反，正合同声，俗儒不通翻切，妄谓鲟有纣音，大可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鲟为纣，纣下红反二字，乃后人妄加之也，请列七证以明之，《玉篇》：鲟，直垄切，又直久切。直久正切纣字，而独无纣红之音，若孟康音纣红反，则自魏以来，相承之音不应缺略。今《玉篇》有直久而无纣红，则孟康音纣可知，其证一也。《广韵》平声‘一東’：鲟，徒红切，引《尔雅》：鲋，大鲟；上声‘二腫’：鲟，直陇切，鱼名；皆未引鲟阳县。至‘四十四有’：鲟，除柳切。始云鲟阳县在汝南。《集韵》、《类篇》，并与《广韵》同。则是《地理志》之鲟阳，孟康但音纣，其证二也。颜师古注《高纪》曰：鲟阳音纣，莲勺音酌，当时所呼，别有意义，岂得即定其字以为正音乎？然则鲟阳音纣，师古方不解

其意，则其为孟康之音，而非师古所创甚明，其证三也。《后汉书·阴兴传》：汝南之有鲋阳，《吴祐传》鲋阳侯相，李贤注并曰：鲋，音紂。《晋书·地理志》：汝阴郡鲋阳，何超音义曰：鲋，音紂。若孟康音紂红反，而师古音紂，二子不应舍自古相承之音，而从近代一人之臆见。即不以音紂为非，亦当兼存紂红之音，而紂外更无他音，则孟康与师古并音紂，其证四也。《太平御览·州郡部·河南道》引《汉志》：鲋阳属汝南郡，鲋，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师古之音，而紂下亦无‘红反’二字，其证五也。襄四年《左传》释文曰：鲋阳，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红反，释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证六也。又考景祐本、汪本《地理志》：鲋音紂，下原无‘红反’二字。则此二字之妄加，实自明监本始，其证七也。（汲古阁本亦无‘红反’二字，盖从旧本也。）说者皆谓鲋从同声，不当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多与幽部相通。如《大戴礼·劝学》篇以从由为韵，《楚辞·天问》以龙游为韵；又《齐风·南山》篇衡从其亩，《韩诗》从作由；昭五年《左传》吴子使其弟蹇由犒师，《韩子·说林》篇由作融；《说文》东北风曰融风，《易通卦验》融作调（见隐五年《左传》正义），调从周声，古读若稠。而《小雅·车攻》篇、《楚辞·离骚》、《七谏》、《韩子·扬摧》篇，并以同与调韵。铜从同声，而《史记·卫青传》大当户铜离，徐广曰：一作稠离。《汉书》作调虽。同与调稠同声，则与紂声相近，故鲋从同声，而亦读如紂。（《说文》：鲋，谓若綯裯。裯从衣龙声，或作裯，从衣卖声。卖字古音在幽部，龙字古音在東部，则裯字即是東幽两通之字，鲋读若裯，固宜其转入幽韵而音纷矣。）《洪范》‘曰雩’之雩音武工反，而其字以矛为声；尻字以九为声，而《吕氏春秋·观表》篇注：读如穹穷之穹，此谐幽部之声而读入東部也。牢字古读若留，而《说文》从冬省声；狙字从狙声，古读与狙近，而《齐风》遭我乎狙之间兮，《汉书·地理志》引作岷，其字以农为声，此谐東部之声而读入幽部也。又何疑于鲋之音紂乎？”○《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谬，误反